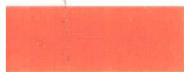


Criminal Suspect

嫌疑人

徐然
作品



真相是，
时间无法磨平的深痛伤口，
盘踞在内心的恐惧与残酷，
终成反噬的匕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Criminal Suspect
嫌疑人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嫌疑人/徐然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039-4730-8

I. ①嫌…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8418号

嫌疑人

作 者	徐 然
责任编辑	张 宏
选题策划	钱其强
装帧设计	引文馆·许 静+垠 子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厂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45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4730-8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目 录

Contents

引 子	001
第一章：年夜饭	003
第二章：失踪的少女	017
第三章：医院的调查	037
第四章：豪门恩怨	057
第五章：同居风波	077
第六章：窨井里的尸体	093
第七章：身世之谜	105
第八章：档案疑云	117

第九章···DNA风波	139
第十章···水杯上的证据	157
第十一章···情人	169
第十二章···露馅	179
第十三章···旧情难忘	191
第十四章···财大压人	201
第十五章···神秘失踪的男人	213
第十六章···没有结局的结局	223

引子

大年夜，天色渐暗，万家灯火，炮声隆隆。

小区的几个半大孩子等不得天黑，便在楼下的空地上燃起了鞭炮，一个个二踢脚在半空中炸开，震耳欲聋，孩子们拍着手欢笑起来。

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突发奇想，找了个楼下阿婆喂猫的不锈钢小盆：“我们把炮搁这里面放，看看能把小盆打飞多高！”

孩子们哄然叫妙。

开空炸开的二踢脚把不锈钢小盆打到了半空，孩子们尖声笑着，兴奋地追逐着小盆。

小盆落到了小区的一处废弃的仓库空地的时候，孩子们的兴奋已经被刺激得达到最高点。那个淘气的少年，看到了地下窰井盖的小孔，又有了坏注意：“喂，我们把炮扔这里面放，多放几个，把这窰井盖子也打飞！”

这群小皮猴子扒拉开了窰井盖上的枯叶干草，把那个小孔完全露出来，争先恐后往里面塞点燃了芯捻的二踢脚。

电光火石一刹那，孩子们来不及跑开，便听得“轰隆”一声巨响，不仅是窰井盖飞起来，连泥土和地皮也都飞了起来！

窰井的沼气爆炸！

有两个孩子落到了塌陷的窰井中，吓得怔愣片刻，便放声大哭起来。

所幸，几个孩子倒并没有被四溅的土石崩到，大家呆立了几秒，忙七手八脚把二个同伴从窰井中弄出来。

最后出来的那个小孩脸色惨白，一副要哭哭不出来的样子。

他的手里，抓着一把黑乎乎的东西，在瑟瑟发抖。

“你怎么了？手里抓得什么？”当头的少年问他。

那个小孩哆嗦了下嘴唇，挤出了二个字：“头……发……”

这个时候，一朵大大的烟花照亮了半空，借着烟花的闪亮，孩子们都看清了那个小孩手里抓着的東西——一大块连着头发的腐烂的头皮！

那个小孩因为刺激过大，已经不能控制自己的手部肌肉，两只手抓得死死的——一只手抓着一团污泥，一只手抓着那块头皮！

孩子们经过几秒的沉默，一起尖叫了起来！

第一章 年夜饭

事实上，谢蓝也觉得自己很难找出个不喜欢郎浩的理由。

他年轻，英俊，彬彬有礼。他是个律师，工作稳定，很少加班。看的出来，他很爱诺言，他不是那种把爱挂在嘴边的男人，更多时候，他看起来比诺言还羞涩。

一个女人对自己未来女婿的所有希望，谢蓝觉得也不过如此。

除了一点……

老实说，她失望透了。

她的丈夫安天云总是说她偏心，她自己也承认，从小她就更偏爱大女儿安诺言。诺言性格要强，说话干脆利落，有很强的目的性而且会尽一切努力实现它，这些都和年轻时候的谢蓝如出一辙，她怎么可能不更爱她？

谢蓝不是那种为了钱想方设法卖女儿的人，她爱她的丈夫，也爱自己的家庭，她没有对现状不满的情绪，只是她固执的认为，安诺言是她的骄傲，是她最疼爱的宝贝……而现在，她要把自己的宝贝交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手里。

谢蓝偷偷调查过，她知道律师不都是有钱人，尤其是刑事律师，几乎赚不了几个钱。这点让谢蓝更加无法忍受，听诺言说郎浩很挑剔，挑案子，也挑委托人——他以为他是来体验民间疾苦的大少爷吗？快三十岁的人还仅仅凭着兴趣做事？！

郎浩的房子是租的，车是贷款买的，他自己不会做饭……谢蓝完全没办法想象，自己的心头肉在若干年以后蓬头垢面地洗衣服抱孩子的样子。

不管爱情如何美妙，生活都是残酷的。

谢蓝以一个过来人的经验冷眼看着她的郎浩，她不认为郎浩适合诺言。

郎浩很紧张。

包厢的暖气充足，他觉得自己的后背已经被汗浸湿了。

“你妈妈不喜欢我。”他来的时候对诺言说。

“呃……”诺言犹豫了一下，又眉开眼笑起来，“我妈妈喜欢我，她会喜欢你的。”

事实上诺言错了，从他们进了包厢以后，谢蓝就一直没有正眼看过他。

“最近在忙什么？”安天云有些不满的看看妻子，温声问郎浩。

郎浩拼命忍住不去擦额头上的汗，“嗯，年底有点忙，手头有几个案子……”

安天云在两个女儿的耳濡目染之下，对什么推理断案，悬疑侦破的事件兴趣颇浓，他最近在看美剧《CSI 犯罪现场》，于是赶快问：“有凶杀案吗？”

谢蓝在桌子底下踹丈夫一脚，她想只有脑子进水的男人才会在饭桌上讨论那些恶心的凶杀案。

安天云没理她，他把椅子拉远点，更靠近郎浩，压低声音：“给我讲讲。”

诺言知道妈妈为什么不喜欢郎浩，哪个母亲不都觉得自己的女儿是个公主，需要王子来守护？可公主常有，王子不常有。她觉得自己最起码没有另辟蹊径嫁给怪物史莱克已经是万幸了——而且，郎浩只不过是穷了一点点，非洲很多小国的王子可能还不如他有钱呢。

“妈……”她拉着谢蓝的衣服开始撒娇，“你别老绷着脸，大过年的。”

谢蓝哼了一声，“你也知道是过年？”

每年到这个时候，谢蓝都会准备一大堆的美味佳肴，事事亲力亲为，从腊月开始辛辛苦苦忙碌一个月，都是为了这顿年夜饭。但是今年她一点心情都没有，大女儿和小女儿都要带自己的男朋友上门。小女儿是个警察，男朋友也是警察，这已经够让她心烦了——两个人都是刑警，工作危险不说，工作时间也不固定，以后生孩子养孩子都是大问题；大女儿开了个婚姻咨询中心，美其名

曰是个老板，可每天都从早忙到晚，连在家里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找个男朋友又是个穷律师！

谢蓝从知道两个女儿的爱情有方向以后，心里就一直不舒服。她知道龙杰的父母都去世了，郎浩据说也是个孤儿……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她应该喜欢这点，最起码女儿的负担没有那么重，也不会担心遇上个难缠的婆婆，可另一方面，她固执地认为不健全的家庭里走出来的孩子，心理多多少少都有些问题！

不管怎么说，当她发现今年的年夜饭势必要多准备两份——给她不喜欢的两个未来女婿——之后，她毅然决然的罢工了。

可惜，安家上下谁都没有发现她的异常。安诺言还满不在乎的说，“早就给你说别自己做了，出去吃多好，又干净又省事。”

谢蓝的一口气差点没提上来。

安云天老说：“儿女自有儿女福，你操心那么多干什么？”

每次安云天这么说，她就想给他一拳头。安云天这个缺心眼的男人总是觉得什么都好，什么都可以，她想哪怕两个女儿准备嫁给流浪汉，他都会拍手称她们俩有个性！

圆桌那头，她隐隐听见郎浩和安云天的对话，传到她耳朵里几个字——凶手，凶器，血，死者……

谢蓝坐不住了，她腾的拉开椅子站起来，气冲冲地对着诺言道：“打电话看你妹妹还来不来？这都几点了？”

大年三十，安心和她的男朋友龙杰，还在办案。

她拉开门，包厢外的大厅里一片喜气洋洋，热闹非凡。

她觉得自己就是个绝望的主妇。

真不应该让安云天看什么“犯罪现场”，也许他跟她一起看看《绝望的主妇》，就能了解她的心情有多郁闷了。

谢蓝刚走了两步，在拐角撞上个女人。

“哦，对不起。”

看清女人的脸以后，她惊讶的嘴都合不上了。

“卫清！”她笑了，叫了一声。

卫清是她以前的同事，两个人感情一直很好，只是卫清几年前搬出厂家属院以后，大家都各自忙碌，再没见过了。

卫清表现的可没她那么激动，只是怔了一下，“哦，谢蓝。”

“她看起来不太好，脸色蜡黄，还有重重的黑眼圈。她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谢蓝想，“她难道也是被自己女儿的男朋友给气成这样了？”

她知道卫清是个单身妈妈，最紧张的就是独生女卫紫灵。

谢蓝拉着卫清，两个人找了个大堂一角的沙发坐了，谢蓝很热情地：“好几年都没见你了，心里一直放不下——你当初搬家搬得急，作为老朋友，我都没来得及送你呢。”

卫清抱歉地：“当时忙着开美容院的事儿，想一切弄好了再来跟你们聚一下的，没想到营业后一口气都没歇。”

谢蓝拍着手：“哎哟，生意这么好啊？你也算是有本事的了，这把年纪辞了工作创业，要胆子有胆子，要能力有能力！我听你原来那栋楼的陈阿姨说起来，你那个美容院很发财，家里房子都买了好几套啦？”

跟诺言一样，谢蓝对房子、钱、发财等字眼最是敏感。

卫清是个谦逊低调的人：“哪里啊，陈阿姨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小猪仔到她嘴巴里，都能变成大象出来！我的美容院开始到现在，最多算是个养家糊口的工具，说发财还远着呢！”

谢蓝不信：“哎，我还不知道你，从来都是主意大，惯于闷声发大财的，欸，我们都是老朋友了，还怕露财啊？”

卫清勉强笑笑，也不争辩。

谢蓝：“紫灵呢？她现在也该毕业了吧？我记得她学的就是护理专业，正好可以给你的事业搭把手，毕业了正好跟你一起打理美容院。”

提到了独生女儿，卫清的脸沉郁了下去：“快毕业了，现在正在中心医院实习。”

谢蓝察言观色，也叹了一口气：“唉，现在的孩子们啊，遂父母心愿的，可是太少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孩子们都不肯听父母唠叨了！”

卫清听了，眼圈都红了。

谢蓝看卫清的样子，觉得她肯定也是遭遇了做母亲以来最大的亲子危机——女儿的婚恋问题，否则，一贯要强自尊的卫清，不会在外人面前这么灰心失意。

她今天晚上正有满腹辛酸无处诉说，现在抓了卫清的手，觉得是找到了同病相怜的人，诉苦不已：“卫清，你还只有一个女儿，我可是两个讨债鬼，我最近，被她们两个可气死了！”

她把对两个未来女婿的怨言一股脑地说给卫清听：“你说说，我小女儿也就罢了，她天生喜欢做警察，整天跟死尸和杀人犯打交道，只要有人肯娶她，我也不会要求那么多；可诺言是个什么样的孩子，我可是看着她长大的，那丫头从小就是个人精，人又生得漂亮，我不指望她给我钓个金龟婿，到底要

找个条件相当的人啊！可她自己开公司，做老板了，还找了个不如她的打工仔呢！”

卫清有点心不在焉地听她唠叨，听到诺言开公司，才抬起头：“诺言那孩子从小我看她就是有个出息的，现在开什么公司？”

谢蓝稍微有点不好意思：“是个调查公司……不过，别看是不起眼的调查公司，她生意可是好得很呢，在这行也算是小有名气，你知道现在正在当红的明星易冰冰吗？”

“啊，知道。”

谢蓝得意地：“她都托经纪人找过我女儿帮忙。”

卫清上心地：“她委托诺言调查什么？”

谢蓝神秘兮兮地：“我女儿说了，她做这一行，最要讲究职业操守的，那就是打死都不能透漏客户的秘密——呵呵，不过，我们也是老朋友了，彼此最信任，我不妨给你透漏一下，你可一定要保密哦。”

卫清忙点头，她就知道谢蓝从来藏不住秘密。

谢蓝声音压低，表情骄傲地：“易冰冰最心爱的狗走丢了，她托人找到我女儿，委托她找走丢的小狗——你知道，这调查不会说话的小动物，比调查大活人可难多了，你猜怎么着？我女儿三天就给她找到了！她手下的调查员，个个身手都是不得了的——那个大明星，为此支付了我女儿一大笔调查费呢！”

卫清听得很入神，这让谢蓝很是得意。

“诺言的调查公司现在不太有名哦，你在网上搜一下，有个叫‘诺言婚姻咨询公司’的，就是她的。”

“‘诺言婚姻咨询公司’？”

谢蓝得意地笑：“这个名字还是我起的呢，怎么样？”

卫清忽然看看表，挤出个笑容：“哎呀，已经八点多了，今天是除夕，我亲友都在等我呐，谢蓝，我们下次再聊吧！”

她站起来，说走就走了，撇下谢蓝独自发怔。

谢蓝良久才回过神，她刚正说得高兴，对卫清这么不给面子的突然走掉，非常气恼：“哼，还是老朋友呢，这么没有礼貌！肯定是妒忌我女儿有出息！”

谢蓝一边悻悻地向自己的包厢走去，一边嘟囔着：“我还不知道你啊，你那时候大姑娘生女，家来的亲戚都给你得罪光了，这大过年的，我才不信会有哪里来得亲友等你……哼！”

到了包厢，她发现安心和她的男友龙杰已经到了，正在座位上脱外套。

见了她，龙杰忙站好，笑了一下，说了一声：“阿姨，新年好！”

相比委屈了大女儿身份的郎浩来说，谢蓝对小女儿的男友还算是客气——人家好歹是女儿的直接领导啊！

“你们来啦？大过年的还加班？”

谢蓝总算露了个笑脸，给龙杰和安心各加了一只大明虾：“趁热吃，趁热吃。”

安心撇着嘴巴：“大过年的，谁愿意加班啊？还不是又出了事，我们得紧急出动吗？”

诺言瞪了一眼偏心眼的妈妈，挑了个最大的虾子给郎浩丢碗里，再回过脸问妹妹：“又出了什么事？”

“中心医院的家属区一个地下窰井里，发现了一具男尸。”

郎浩扬扬眉毛：“今天是大年三十，什么人还会下到窰井里？”

安心边吃边说：“不是工人，是一群放了寒假的小男孩，在那里放烟花和爆竹，有个特别调皮的，拿二踢脚塞窰井里面炸，没想到里面有沼气，引起了一场小的爆炸事故，那群孩子差点没被炸飞，窰井也塌了……呃，因为这个契机，窰井里面的那具尸骨终见天日了……”

诺言正在吃酱骨架，闻言放下被她撕了一半儿肉的骨头：“尸骨？已经成了白骨了吗？”

“是哦，起码五年以上了，都是骷髅，不过，因为包裹在淤泥里，还有部分肌肉组织残留……”

话还没说完，谢蓝就“啪”地摔了筷子在桌上：“现在是在吃年夜饭吗？想成心把我气死是不是？不是说死人，就是说白骨，不嫌恶心，也晦气死了！”

安家姐妹很少见母亲这么生气。谢蓝爱面子讲排场，从小就教育她们过年的时候不要说死字，不要生气发脾气，不能哭——她把春节当作每年最重要的事，好像辛苦了一年就是为了这一天，守着女儿不让她们出错。

安心看谢蓝发火，知道自己错了，赶快给姐姐使个眼色，闷头吃大明虾。

诺言不太想说话，她知道妈妈为了郎浩是个穷律师的事窝火，可她第一不能把郎浩变成有钱人，第二又不打算跟郎浩分手——这种原则问题总要有人让步。

她旁若无人的给郎浩夹菜，也不说话。

安云天本来听的津津有味，被妻子打断了很是不满，可他转头看谢蓝的脸色铁青，知道她已经快到爆发的边缘了，连忙站出来打圆场，“好了，

好了。不说那些了，今天是我们一起过的第一个春节，我希望以后每年，我们都能……”

这句话又犯了谢蓝的忌，她狠狠的哼了一声。

安云天装作听不见，捅捅妻子，“……一起度过。来，我们干杯。”

龙杰和郎浩噤若寒蝉的举起酒杯，他们俩本来谁也不喜欢谁，可现在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你看我我看你，谁都不敢跟未来的丈母娘碰杯。

好在谢蓝也没有再发作，她潦草的随意碰一下杯子，豪爽的一饮而尽之后，就坐下开始吃饭了。

郎浩和龙杰相视，松了一口气。

包厢外面人声鼎沸，包厢里安静得只能听见筷子碰碟子的声音，安云天觉得自己作为一家之主，有必要站出来说话。

他咳嗽了一声，放下筷子。

郎浩和龙杰也赶快放下筷子——见两姐妹还在吃，不约而同的在桌子底下踢了一脚自己的女朋友。

“没事没事。”安云天不擅长摆出严父的姿态，见两个女儿看着自己，连忙说，“你们吃吧，我就是想问问郎浩和龙杰……”

这下谁都不吃了，一桌子五个人，十只眼睛盯着他。

“呵呵，呵呵。”安云天干笑两声，“我就是想，新年新气象，你们今年有什么打算呢？”

郎浩茫然地看看龙杰。龙杰倒是不紧不慢，“我跟安心商量过了，我们准备十一结婚。”

结婚？这两个字传到郎浩耳朵里，不知道怎么那么刺耳，他无措地看看诺言，可是诺言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

安云天高兴了，主要是因为他察言观色，发现诺言马上抓住妹妹问东问西，连谢蓝的嘴角也浮出个淡淡的笑容——他是这个家的润滑剂，一切言行以妻子满意、女儿开心为前提，于是赶快再接再厉，“哦，好，好！要抓紧准备了……有什么需要你提前说，你们俩工作忙，我跟你妈妈可以帮你们……”

结婚终归是好消息，谢蓝也微微一笑，嗔怪地对安心说：“怎么不早说？”

安心有点不好意思，抓抓头发。“他，他昨天才跟我说的。”

谢蓝不担心安心，公务员的待遇稳定。龙杰父母给他留下一套房子，听安心说，是警局的家属楼，两室两厅，周围环境也不错……没什么可担心的。

她想到这又忍不住看看郎浩。

哎……

安云天明显会错意了，他赶快笑眯眯地问郎浩：“那郎浩，你跟诺言怎么

打算的？”

郎浩觉得未来丈人的脸变成了狼外婆，他不得不拼命忍住逃跑的冲动，一瞬间又觉得口干舌燥，嗫嚅了半天。“我，我们还没讨论这个问题呢。”

谢蓝的脸马上吊下来。前一分钟她担心自己的女儿会嫁给这个小律师，后一分钟，她生气这个小律师居然不愿意娶她最宝贝的女儿……她在极度的矛盾中，想狠狠给郎浩一脚，把她踹出她的家宴去。

诺言侧头看看母亲，又赶快低下头。结婚的问题她和郎浩的确没考虑过，可她听到郎浩的回答，还是觉得有些失望。谈恋爱以来，郎浩一直对她言听计从，所以她一直觉得结婚的事，只要她安大小姐点点头，郎浩一定会眉开眼笑毕恭毕敬的送上玫瑰和钻戒……可听他刚才的意思，好像真的从没想过要和她结婚。

“哦……”安云天迟钝的未发现任何异常，他苦口婆心地对着诺言和郎浩，“要赶快考虑了，你们俩年纪也不小了，古人说，成家立业，成家了才能立业嘛……”

郎浩不知道哪里得罪了诺言，他在桌子底下踩得自己脚都疼了，可诺言还是打定主意，一句话也不说。

“我知道，我知道。”他只好应付着。

安云天于是满意了，他本来也不是神经敏感的人，当然发现不了郎浩的话只是托辞，低头看看桌上的菜，哈哈一笑，“吃饭吃饭！等一下到我们家去看春节联欢晚会。”

谢蓝瞪了丈夫一眼，她心思细密，刚才就发现诺言的脸色有些不好看了，这会倒是想起母女情深，站起来给诺言捡了个四喜丸子：“诺言，我刚才去洗手间，撞见你卫阿姨了。”

诺言愣了愣，“卫阿姨？厂医院的那个卫阿姨？”

“可不是她嘛。前几年从厂里辞职，开了间美容院，算起来我们也好多年没见了……”谢蓝叹了口气，“可怜啊，你卫阿姨年轻的时候又漂亮又能干，不知道迷倒了多少男人。可她倒好，找了个不想结婚的男人，搞大了肚子，那男人就跑了……”

她有意无意地扫一眼郎浩，“现在再有钱有什么用？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过年都没个人陪……”

“她不是还有个女儿吗？”诺言没好气的说，“人家过的挺好，你干嘛老说这事啊。”

郎浩闷着头装糊涂，眼睛无意中扫一眼龙杰，却发现龙杰龇牙咧嘴得好像比他还难受。

“你怎么了？”他小声问。

龙杰挤出个笑容，嘴唇不动，用低如蚊蚋的声音，“我拜托你，下次看准了再踩！”

安家一家四口在回去的路上。

诺言开车，安妈坐在副驾驶座上，安心和安爸坐在后座。除夕夜的夜空上全是盛开的烟花，耳边也是不绝于耳的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安心和爸爸兴高采烈，指着夜空议论个不停。

相较他们两个的轻松愉悦，诺言和妈妈的神色未免有点心事重重了，尤其是谢蓝，时不时看一眼诺言，嘴巴里还在不停地叹气。

诺言心境有点复杂，很怕妈妈再啰嗦郎浩的事，她忙先找了个话题：“你刚才说碰到厂医院的卫阿姨了？她现在有钱了，变样了吧？”

谢蓝撇撇嘴：“是变样了，不过，不是阔太太的样子，倒老了很多，忧心忡忡，脸色也不好看。”

“哦，也许是生意太忙，累得吧？”

谢蓝叹了一口气：“所以啊，女人独自支撑一份事业，要多辛苦有多辛苦，到头来，自己能享受多少呢？”

诺言皱眉头：“妈，女人要事业，就不能图享受，我觉得卫阿姨做得对，她那么能干的一个女人，在厂医院做护士的职业，肯定不能给她成就感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感，自己做生意，虽然苦一点，可受的苦跟自己的收获成正比，心理肯定是满足的。”

谢蓝嗤笑：“满足？我看她那个脸，强颜欢笑的样子，离心满意足还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女人啊，要事业什么的都是个幌子，最重要的，还是有个可依靠的男人，有个幸福的家庭。”

诺言知道妈妈又在往自己的婚姻大事上扯，只好又转个话头：“卫阿姨不是有个女儿吗？紫灵从小就懂事孝顺，卫阿姨跟女儿两个人的家庭关系又简单，她们相亲相爱，日子怎么会不遂心？”

谢蓝冷笑：“儿大不由娘，女儿小的时候跟老妈相亲相爱，百依百顺，长大了可就变了心，谁会把老妈的唠叨放在心上？”

说罢，她狠狠白了诺言一眼。

诺言吐吐舌头，看来今晚不管说什么，她都逃不过老妈的明嘲暗讽。

“紫灵后来做什么了？”

“跟她妈妈一样，做了护士。”谢蓝淡淡地。

“哦，看来这对母女的职业气质是遗传的啊。”诺言故意打岔。

“哼，我倒觉得，卫清情愿女儿遗传她的基因少一点，她一辈子吃的苦那么多，女儿像她有什么好？”

谢蓝想起了卫清的过去，忍不住叹了口气。

诺言见这次终于转移了妈妈的注意力，松了口气：“妈妈，卫阿姨当年未婚生女的事件，是不是很轰动啊？”

“可不是，那时候哪里像现在啊，大姑娘怀孕，全家都会没脸见人！我记得当时卫清因为不肯做流产，被她爸妈都赶出家门了……她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待了九个月，挺着大肚子回来的时候，已经马上临产了，她爸妈怕出人命，还是送她去了医院，我记得可清楚了，卫清在待产室生孩子的时候，她妈妈在外面一边等着，一边骂不绝口，骂卫清，骂孩子，还骂那个不知名的男人……哎呀，卫清可是个刚强的女人，她妈妈在外面骂人，她在里面生孩子，一声都没吭，默不作声地把孩子生了下来……”

诺言听了心生同情：“卫阿姨的妈妈也太狠心了，总归是她的女儿和亲外孙女么，干嘛非往女儿心里戳刀呢？！”

“你不知道，那个时候，为了女儿不检点的，都有把女儿打死、自己也跳河的——家里出了伤风败俗的女儿，那一出门人家的眼光，好像打你耳光一样，心高气傲的人，谁受得了啊？卫清妈妈是个刀子嘴，豆腐心，骂归骂，还不是也照顾女儿坐月子么？我记得卫清生孩子不到两年，她妈妈就得癌症去世了，卫清现在一提到她妈妈就哭，说是自己把妈妈气死的呢！”

诺言咋舌：“卫清阿姨到底是跟哪个男人好的？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勇气给他生孩子啊？”

“左右是个没良心的，看着女人为他受苦，屁也不放一个！”

谢蓝愤愤地。

“那当时肯定有很多猜测和议论吧？”

诺言的职业病犯了，恨不得奔回二十年前，实地调查一番，把这个敢做不敢当的臭男人，替卫阿姨给揪出来！

谢蓝：“可不是，有猜是个高官的，有猜是个有妇之夫的，有猜是个还在上学的大学生的，还有猜是卫清被强奸的，说什么的都有，可难听了……”

诺言：“肯定不是被强奸，卫清为了那个男人，舍出命去生孩子，一定是因为跟那个男人感情深厚……不过，有一点很奇怪，感情那么深厚的男人，为什么却一直没有现身过呢？紫灵也二十多岁了吧，二十年都没想过给女儿一个见光的身份吗？”

谢蓝冷哼：“要不怎么说男人都是没良心的！”

诺言又摇头：“要真是没良心的，卫阿姨那么刚强的女人，肯定也不会